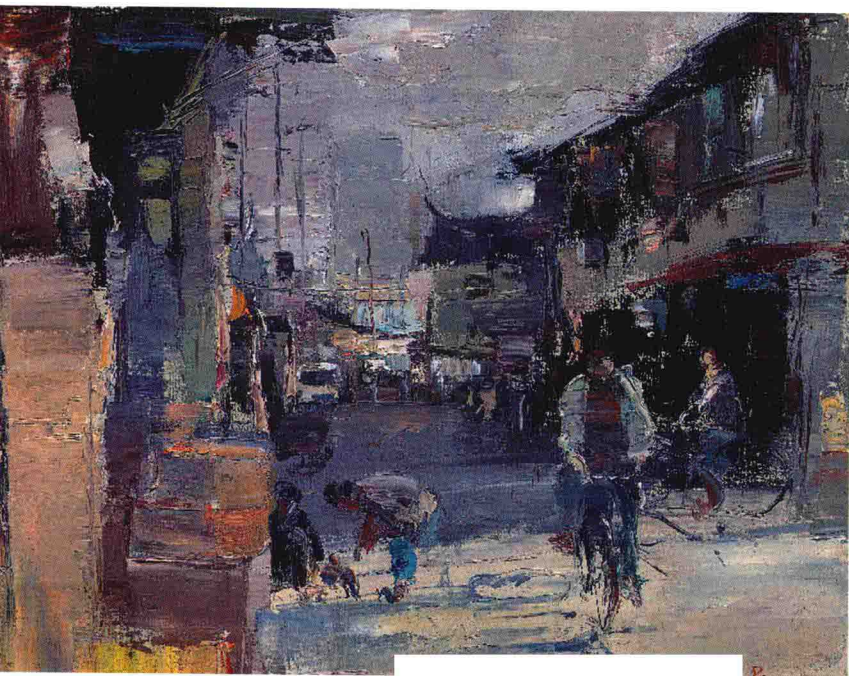
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王十月中短篇小说选

人 罪

王十月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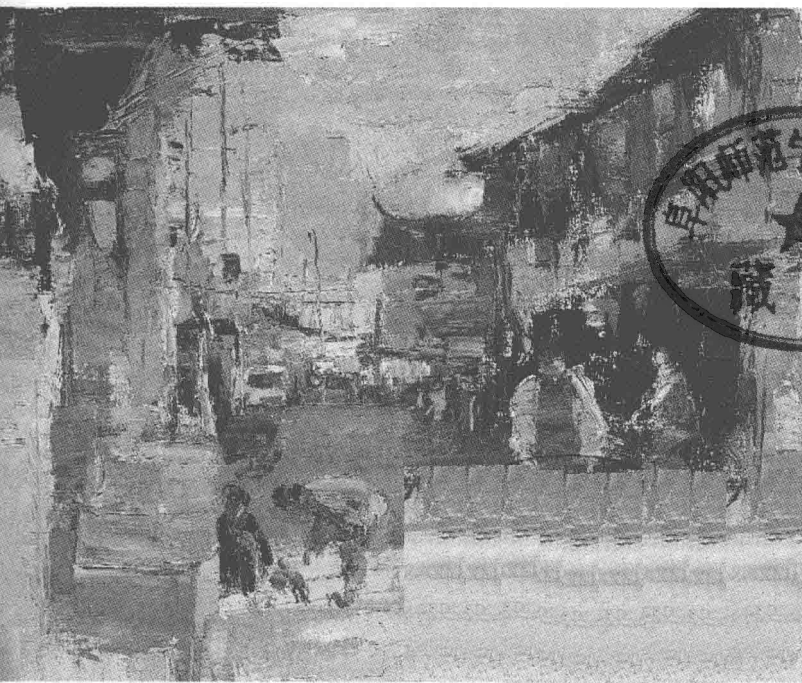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王十月中短篇小说选

人罪

王十月 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罪：王十月中短篇小说选 / 王十月著. — 北京：
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171-1727-8

I. ①人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13173 号

出 版 人：王昕朋

责任编辑：胡 明

文字编辑：张凯琳

美术编辑：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：100088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.25 印张

字 数 282 千字

定 价 4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727-8

目录

人罪 /1

出租屋里的磨刀声 /41

白斑马 /64

开冲床的人 /111

不断说话 /123

九连环 /161

寻根团 /202

人 罪

二十年后，已经成为法官的陈责我，将要主审小贩陈责我故意杀人案。

这桩案子，从案发起就成了新闻热点，因这案子的犯罪嫌疑人是小商贩，而被害者是城管。监控录像和人证均指证，小贩陈责我无证占道经营，城管执法时，将小贩陈责我的三轮车没收了。小贩陈责我当然不干，这是他吃饭的家什；他抱着三轮车不撒手，于是城管就动了粗，混乱中，一根铝管敲破了小贩陈责我的头，三轮车自然被没收了。后来，小贩陈责我数次去城管队讨要三轮车未果，于是拿了平时削水果的尖刀，趁城管队在外执法时，偷袭了一名城管队员。一刀，从该城管队员的后腰刺入，致肾脏破裂，抢救无效身亡。小贩陈责我束手就擒。

因这案子特殊，本地电视台、报社记者蜂拥而至，网络上也是微博、帖子满天飞。官方媒体的报道多是陈述事实，并采访了受害人家属，对犯罪嫌疑人小贩陈责我进行了必要的谴责。案发之初，网络上一片叫好之声，认为城管打人在先，小贩杀人在后，虽有罪，但不至死。微博大V们自然不会错过这大好机会，纷纷发表看法，赚了不少粉丝。后来网络上就此事的看法形成了两派，两派之间上纲上线，乱成一锅粥。很快，城管方面公布，据监控显示，当日在混乱中拿铝管打破陈责我头的并非受害城管，而是一名“临时工”，“临时工”现已被开除。“临时工”的说法在网络上又引来了疯狂的“吐槽”，但监控显示，受害者并未动手，这是不容抹黑的事实。

因这案子的特殊性，城管队员的家底和小贩陈责我的历史，均被“人肉”得七七八八。

被害的城官队员姓吴名用，和梁山好汉“智多星”同名同姓。吴用一年前大学毕业，经媒体调查和网友“人肉”，没调查出有特殊背景，并非如事发之初传言的那样是某位领导的亲戚。城管部门在网站公布的吴用家庭背景情况，应该说是少有的情况属实。吴用家在这城市的城乡接合部，虽是非农业户口，但家里的日子却不宽裕。吴用的父母都是曾经的国企工人，20世纪90年代末，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中失业，成了“下岗工人”。吴用的父母下岗后，做过多种职业。后来，吴父进了出租车公司，算是有稳定的收入；吴母没找到工作，就在离家不远的菜场外面摆小摊卖袜子、内裤，是城管清理的对象。吴用大学毕业后，恰逢区城管中队招聘事业编工作人员，他参加了考试，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面试，面试有惊无险，他成为了一名城管。吴用成为城管后，他母亲很高兴，说再也不用怕被城管抓了，咱家就出了个城管。吴用却发脾气了，他觉得这事很吊诡，儿子当城管，母亲当小贩。他对母亲说他现在工作了，工资不低，加上父亲开出租车的收入，日子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吴用劝母亲不要再去摆地摊了，吴母却说她还能干得动，儿子还要结婚呢，还要买房子呢，到处都要花钱，她还没有到可以享清福的年龄。吴用生气了，说妈这样做让他好为难，好没面子。吴母沉默了许久，说你觉得妈摆地摊丢你脸了，给你添乱了，妈不摆了。吴母没有再摆地摊，吴用心里却难受了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是母亲摆地摊供他上完初中上高中，上完高中上大学的。吴用上班后，从不敢让同事们知道，他母亲曾经是摆地摊的。他也非常反感同事们在执法时对小摊贩们动粗。他总是会想到自己的母亲。

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，大体可分为上中下三等。上等人是市局、区局和中队的领导，各科科长、副科长、科员，他们是公务员身份，很大一部分是军转干部。他们不用上街执法的，上班也不穿制服，是城管部门的决策者。中等人，就是吴用这样的城管。他们多是大学本科毕业后，通过事业编招考进来的。当然，也有不少是通过关系调进来的，是这个“长”那个“长”的亲戚。参加工作后，吴用很少去执法现场，除非遇到强拆违章建筑，他们才

会出现在现场。下等人是协管员，也就是所谓的“临时工”，其实他们不是临时工，是合同工。这类人员干的都是城管执法中的脏活、累活，工资低、地位低、职业不稳定。他们爱在执法时捞点外块补贴工资之不足，没收的水果什么的，就瓜分了。协管员是没有执法资格的，按法律规定，他们出队，要有吴用这样的城管带队。但现实是，吴用这样的城管，大多数时间是坐在办公室的。因此案发前，参与围殴小贩陈责我的城管中没有吴用。因为围殴事件被人用手机拍了传到网上，在城管队内部也引起了争议。吴用在会议上言辞颇为激烈地批评了协管员。有人看不惯，就骂他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胳膊肘往外拐。还有人说，说得轻松，你上街试试？吴用被将了一军，说上街就上街。他真上了街，本意是要给协管员做表率，让他们明白什么叫文明执法的。出街的第三天，他在执法中遇到了难题，队员围住了一名用三轮车推了水果卖的女子，要没收那女子的三轮车。女子不肯。如果在往日，城管队员会动粗，但吴用没有让队员动粗，他和女子讲道理，长篇大论，引来许多人围观与讥笑。口干舌燥后，他的耐心渐渐失去。他挥挥手，让城管队员们强行执法，常见的一幕重演。混乱中，他感觉到腰部刺痛，然后就倒在了血泊中，人们尖叫、四散逃离。倒地的吴用看见了手执尖刀茫然而立的小贩陈责我，陈责我的背后，是一轮苍白的太阳。在临死前的那一瞬，城管吴用眼前浮现了母亲被城管围住抢东西的情形，那是他少年时的记忆。然后，他感觉自己变轻了，飞离了地面。他看见自己满身血污倒在地上。他死了。他是那么年轻，正准备结婚，女友怀了孕，婚期定在这年的五月一日……

媒体采访了吴用的家人，还有他的未婚妻。被害人的情况被调查清楚之后，无论是电视、报纸，还是网络，一边倒地开始谴责小贩陈责我。

小贩陈责我的情况，很快也被媒体调查得底朝天。

小贩陈责我来自一个以贫穷和喀斯特地貌著称的省份。他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，在家学木匠。早些年，在家给人打家具，一技在身，日子过得还行。婚后先生一女，未拿到二胎准生证又生了个儿子，因计生罚款，日子过得就恹惶了。后来出门打工，在家具厂做木工，工资供子女读书不成问题。做了十多年木工，长期和天那水、粉尘之类的东西打交道，慢慢就经常头晕眼花、四肢无力，记忆也一日不如一日，四十岁的人，实在有了老态。他开

始没有在意，后来实在挨不住了，去医院一查，慢性中度苯中毒。这病没得治，只能养，首先是不能再接触苯。去工厂讨说法自然是不可能的，这些年，他在一家又一家厂子里打工，最后病发时的那家厂，他才干了两个月，无法认定是哪家厂的责任。工厂出于人道，给了他一点儿慰问金，他千恩万谢，没想到去打官司。再不能打工，家境自然是越发艰难，女儿正读高三，说什么也不肯再上学，辍学来到南方打工，进了一家电子厂。儿子读高一，也不想读了。小贩陈责我指着儿子骂，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考上大学。当年，小贩陈责我的成绩好，会读书是在学校出了名的，村里人都认为他会考上大学，他父母也以为他们家会因儿子而改换门庭，谁知放榜，他却名落孙山。他给女儿取名一鸣，儿子取名一飞，是希望两个孩子一鸣惊人，一飞冲天。现在，女儿没指望了，儿子是断不能再辍学的。儿子读书用功，和父亲一样会读书，在县城一中成绩名列前茅，只要不出意外，上“一本”是很有希望的。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也为了儿子将来上大学的开支，小贩陈责我买了辆三轮车，清晨从水果批发市场进水果，夫妻二人分头零售。收入还可以，就是要防城管，得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随时做好跑的准备。他身体不好，反应相对迟钝，经常被抓，好不容易赚点钱，被抓一次，一个月就算是白干了。一年下来，他妻子一次没被抓过，他却被抓了三次。他也想做点别的，但没找到合适的营生，这样一做就是三年。眼看今年儿子要高考，没曾想，刚买的三轮车又被没收了。数次去讨要未果，回到家，老婆又数落他，骂他笨，别人都跑得脱，为何单单你这死猪跑不脱？他心里有气，谁也没想到，平常老实巴交的人，却干出了这惊天血案。后来据他交代，他本是想扎一刀就跑，并没想要人的命。事发后，他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认罪态度，而是认为城管该杀。当他得知被害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特别是得知被害人的母亲也曾经是小贩后，他蹲在地上号啕痛哭。他的态度转变了，他说他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求速死。最大的愿望，是伏法前能见到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。小贩陈责我的情况被公布之后，网络上对他的同情之声又多了起来。因此，要求严惩凶手的声音渐渐没那么激烈了，而道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韦工之认为，小贩陈责我并不是事件的元凶，元凶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。韦工之律师还宣布，他将为小贩陈责我提供法律援助。而另外一个

事实，却被城管部门隐瞒了起来。小贩陈责我在案发前两天，曾到城管队讨要他的三轮车，遭到了城管队员们的羞辱，几个城管员轮流扇了他耳光，还将他绑在烈日下晒了一个小时，并扬言让他滚出这城市，否则见一次打一次。小贩陈责我后来只求速死，在受审时并未提及这一节，甚至对他的律师也没有提起。

案子就这么个情况。审理起来不会有太多的意外与难度。凶手认罪态度虽好，但没有可供减刑的情节。社会上虽然有对凶手酌情轻判的呼声，但城管局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更高。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，只要依法办案，择日开庭，然后根据控辩双方的证据，依法量刑，本不成为什么烦恼。但这案子，对于法官陈责我来说，却是天大的烦恼。因为在二十年前，他曾经犯下的一桩罪孽与这案子关系密切。自从这案子出来后，他就悬着一颗心，变得紧张而敏感，就像坐在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上，他却想不出阻止爆炸的办法来。

自这案子被炒得沸沸扬扬后，法官陈责我的生活就被严重扰乱了。他谋得了一个学习机会，离开了一段时间。回来时，媒体有了新的兴奋点，这桩案子已然被人淡忘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没想到，公安结案，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居然指定他来主审这案子。他知道，并不是领导有意为难他，只是领导没有考虑他的感受。接到卷宗，他的头就开始痛。心事重重的他，本想找领导谈一谈，希望能换名法官来主审。他的理由自然是站得住脚的，作为法官，审一名和自己同名同姓的杀人犯，怎么着都觉得别扭，他相信领导会充分考虑他的感受。这些年来，他在法院工作尽职尽责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认为责任在我，理当尽心。他自觉是名好法官，当年本科毕业，考研时他选了法学，而且考上了著名的学府。硕士毕业后，他成了法律工作者，到如今，成为区法院的法官。他时常扪心自问，觉得自己对得起胸前的这枚徽章。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了……他放下卷宗，拿起电话，想给领导打电话，看领导有没有时间。拿起电话，他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么多年来，他未曾见过小贩陈责我，小贩陈责我却未曾从他的脑海里消逝过。也许，他想，这案子由他来主审，在量刑时，小贩陈责我或许可判无期或者死缓，换一名法官，小贩陈责我也许会被判死刑。问题是，如果由他来主

审……这案子虽淡出了公众视线，一旦开庭，定然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，到时，他这个和案犯同名的主审法官，就有可能也成为公众的焦点……想到网上那神出鬼没的“人肉”，他感觉这手中的电话有千斤重。终于，他将电话放下，他告诉自己：每临大事有静气。这七个字，是舅舅送他的，他请了书法家将这七个字写了，就悬在办公桌后面的墙上。

法官陈责我点上一支烟，深吸了一口。他是区法院著名的烟枪。二十年前，刚走进大学的陈责我，开始了他的吸烟生涯。大一……法官陈责我站在窗边，深吸一口烟，看着窗外。窗外是热闹而繁华的都市，阳光耀眼，他站在阴凉的办公室看着外面的世界。他知道，此刻，就在下面的街道上，还有无数小贩陈责我、打工仔陈责我、农民工陈责我……他们在街头讨生活，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讨生活，在建筑工地挥汗如雨讨生活……而他，法官陈责我，却站在这蓝色的玻璃幕墙后面，吹着空调吸着烟，如同看一个与己无关的世界一样，看着这苦难众生。法官陈责我的内心涌起了不安。他也是农民的儿子，许多年前，如果不是一纸录取通知书将他送进大学，然后考研，现在，他将是那烈日下苦难众生中的一员。如果事情只是这样简单，一切还好办，他可以站在这里，发一些感慨，然后本着一名法官的良知秉公办案，做一名优秀的法官，并对这苦难众生保持应有的悲悯与同情。法官陈责我接连吸了两支烟。他想到了在家乡的舅舅。他想，现在，他应该做的，是保持冷静。在法官陈责我四十岁的生命中，如果说要选一个对他影响最深远的人，一定是他的舅舅。法官陈责我曾经对舅舅说过：生我者父母，育我者舅舅。

法官陈责我的舅舅陈庚银教了一辈子书，他教过小学，初中，高中，当过初级中学的校长，也当过高级中学的校长，后来在县第一中学校长位置上退休。陈庚银育人多矣！他教过的学生，有在北京当高官的，有成为亿万富豪的，有科学家，也有文学家，当然，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小民百姓。他不苟言笑，作风正派，为人师表。在他六十岁生日，也就是他离任县一中校长退休享清福的那年，一位在深圳经营集团公司的学生李总，回县城给陈庚银办了个“陈庚银先生投身教育四十年恳谈会”，并捐出了一笔钱，在县一中设了“陈庚银奖学金”，企业家每年拿出二十万元奖励那些寒门学子。李总这样做的原因，是他这个曾经的寒门学子，当年因成绩不好被老师看不起

时，陈庚银鼓励了他。那次恳谈会，陈门弟子，有头有脸的来了数十号。陈庚银无意官场，两袖清风。这是他给人的印象。在法官陈责我的童年，舅舅就是他的偶像，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，他家遇到难题，小到揭不开锅，大到没钱上学，父母亲首先想到的就是找舅舅解决。

如今，退休在家的陈庚银，生活过得云淡风轻，比神仙还快活。每天和几个老朋友写诗填词，相互唱和。这些唱和的诗词发表在省内省外、国内国外的一些汉诗杂志上。他因此还结交了一些国外的诗友，日本的，美国的，新加坡的……还应邀参加过一些国际国内的汉诗会议。他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。他育有一子一女，子女都在北京工作，是很有前途的官员。子女接他们老两口去北京生活，他们去住了两个月，死活不住了，说受不了北京的空气。他有时就带着老伴四处采风，退休这些年，走遍大江南北，每到一处，总有学生鞍前马后接待陪伴。刚退休时的失落与空虚，很快被另一种自由自在的快乐所代替。他被学生尊敬，每每斯时，他会感慨万千：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。在退休前，他并未觉得自己是个多么成功的老师，可退休后，他真切感受到了。那次恳谈会上，他的学生们动情地回忆起过往岁月中老师对他们的关爱，而他，却差不多都忘了。事后他对老伴说，当初他也只是尽了老师的本分，并未给过这些学生什么特殊的关爱，如果有，无非是夸某个学生的作文写得好，拿到班上念了，作了范文，这学生日后成了作家，就认作他是人生路上的伯乐了；某个学生成绩并不好，他依旧鼓励了，安慰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上不了大学一样可以成材，结果，这学生闯广东，成了大企业家，就记得老师的恩情……都是这样的点点滴滴。这已被他遗忘了的点滴，汇集在一起，就将陈庚银作为一名教师的崇高形象给描画了出来。在那之前，他心里还是有隐痛的，那是他心头的一根刺，他尽量不去触碰他。退休后，弟子们对他的礼遇，让他渐渐忘了那根刺的存在。也许是老了，老了，许多的事就忘了。如果不是外甥的一个电话，他差不多真的忘记了。法官陈责我在电话里问舅舅身体好吗？退休后开心快乐吗？什么时候再来南方走走？……

这个外甥，和他的儿女一样，是陈庚银的骄傲。陈庚银兄妹二人，本来都是城里人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妹妹陈春梅响应号召，热情如火上山下乡，投

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去。妹妹那时是真心扎根新农村，自愿接受劳动人民再教育的。为了表明决心之坚定，她不顾陈庚银的反对，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她下乡的生产队一个赵姓小伙子。小伙子长得好，浓眉大眼，憨厚老实。婚后没多久，妹妹生了个女儿，隔一年，生了儿子，取名赵城。后来，知青陆续回城了，他妹妹却永远扎根在了农村。后来的漫长岁月中，陈春梅的人生目标就是逃离农村。她对农村的反感，就像当初她对农村的热爱一样真切而炽热。这让她那老实的农民丈夫很是不满，夫妻二人渐渐冷漠，大吵三六九，小吵天天有。离婚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于是，陈春梅渐渐接受了这人生的现实，将梦想寄托在儿子赵城身上。在那时，农家子弟跳农门唯一出路是高考，于是，赵城从小就知道他是肩负重任的，他不可能留在农村，他要读书，上大学，成为城里人。赵城上高中时，他舅舅在县一中当教务主任。母亲将赵城交给了他舅舅，对他舅舅说，孩子交给你了，无论如何，得让他上大学。赵城读书用功，成绩也好。舅舅亲自监督他的学习，老师知道他是主任的外甥，也是格外关照。赵城读高二那年，他母亲得了肺病，吐血吐得厉害。赵城回家看望母亲，母亲很生气，不让他在身边，让他回到学校去。母亲说你要真有孝心，就拿着北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给我看。赵城读高三时，母亲的病越发重了。赵城高考时，母亲住在县医院。赵城心里牵挂母亲，没法用心读书，高考放榜，他落榜。

陈庚银很长时间不敢把这结果告诉妹妹，害怕妹妹接受不了，给她的病情雪上加霜。但妹妹却猜到了。妹妹猜到了，并不甘心，她对陈庚银说，我不管，你给我想办法。陈庚银看着妹妹，答应说他去想办法。陈庚银想到了办法。他压下了一个叫陈责我的孩子的录取通知书。他了解到，这个陈责我家里穷得叮当响，祖宗八辈都是农民。他本来想选一个赵姓学生，这样，孩子将来虽然改了名，却不用改姓。但这年考上的赵姓学生就一个，那学生有亲戚在政府公干，他没敢动，就选了这姓陈的，将来外甥不姓赵，姓陈，随母亲姓，也说得过去。他动用关系，将外甥赵城变成了陈责我。那会儿，户籍管理混乱，将外甥变身陈责我没费多大周折。妹妹看着录取通知书和儿子未来的身份证明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拉着陈庚银的手，说，难为你了，孩子你帮我看好。妹妹就这样走了。陈庚银那时并未太多去想那个叫陈责我的孩

子，没去想那孩子未来会经历怎样的人生。他当时想的只是怎样将事情做得滴水不漏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当赵城接到陈责我的通知书和陈责我的身份证明时，茫然不知所措。舅舅对他说，陈责我家里穷，考上了没钱去读，舅舅给了他家一笔钱，他将这名额让了出来。

这事一晃过去二十年了，外甥变成陈责我去大学报到的那段时间，陈庚银提心吊胆的，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……四年过去后，已经变成陈责我的外甥大学毕业了，事情依然神不知鬼不觉，陈庚银这才放下心来，并且开始去打听那个真正的陈责我。他悄悄打听到，陈责我学了木匠，结了婚，小日子过得还成。于是，他心里就获得了安慰。外甥陈责我本科毕业后回到县城，和他有过一番长谈。外甥在感谢舅舅为他的人生做了重要铺垫时，也谈到了他的困惑与不安。他谈初到大学时的不适应，他在上大一时就得知了真相，那个陈责我并非如舅舅所说没钱上大学。他用了一年时间，才习惯了自己叫陈责我。他说他学会了抽烟，不敢与人交流，同学们都恋爱了，他不敢恋爱。他说他经常会梦见那个陈责我……他的痛苦，让舅舅心情格外沉重。舅舅安慰他不要东想西想，工作了就好。但外甥说我不想工作，他想考研，他要自己考一次，这样才会求得心安。舅舅支持他，不仅是精神上，还有经济上。法官陈责我的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业，都是舅舅资助完成的。外甥成功了，考上了名牌大学法学专业的研究生。后来，外甥的人生一帆风顺，结婚，生子，当法官。他知道，外甥已经淡忘了过去，这让他甚感欣慰。

陈庚银没有想到，在他安享晚年时，会接到这个电话。他听外甥在电话里问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问题，就知道外甥一定是有重要的事，于是问有什么事。法官陈责我沉默了许久，终于将小贩陈责我的案子大致说了，也说了社会上的关注与反应。陈庚银沉默了许久，问法官陈责我有什么想法。法官陈责我说他想主审，这样，合议庭他可以说上话，裁定时可以量刑轻点。他说这个案子裁定死刑和死缓都是说得通的。法官陈责我说这样也算他在赎罪了。陈庚银让外甥继续说。法官陈责我说，可是这案子太敏感，到时肯定有许多媒体旁听。我这法官陈责我，主审凶犯陈责我，肯定会被媒体当作新闻焦点，我怕……

陈庚银沉默了。许久，陈庚银说，你现在的一切来之不易。舅舅老了，

退休了。你表哥表姐，都是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……再说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……

法官陈责我说，我明白了。舅舅，您保重身体。

挂了电话，陈庚银许久未回过神来，他发现，手心里全是汗水，胳膊软得提不起一丝劲，两条腿也发软。软在沙发上，摸出一块糖含在嘴里。缓过来后，陈庚银决定去乡下一趟，他要去看看那个凶犯陈责我的家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他隐约有不好的预感，有了害怕。这害怕，甚至比当年掉包时还来得强烈。

陈庚银次日就去了青山镇。青山镇镇委书记是他的学生，若在往日，陈庚银去青山镇，定会先给书记电话。这次他谁也没有告诉，甚至连老伴也不知道他去了青山镇，只说出去会个朋友。陈庚银租了辆车，来到了三十公里外的青山镇。他知道陈责我的家在青山镇的烟村。许多年前，他将自己的外甥变成陈责我后，曾悄悄来过这里，他甚至远远地注视过陈责我。那时的陈责我已经从高考失利中走出来，他接受了这一现实，正在学木匠。当时，陈庚银只是远远地看着陈责我，这个学生他是熟悉的，品学兼优，成绩不算年级最好的，但也在前三十名之列，以当时县一中的教学水准，这样的成绩，只要临考发挥正常，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。当时的陈庚银听说陈责我在专心学木匠，心头那不安平静了许多。“神不知，鬼不觉。”他想。从此，他再没有来过烟村。此番前来，转眼二十年过去了，当年正值盛年的陈庚银，如今已是一头霜白。走近烟村，心里的胆怯与不安却愈发强烈。他想凭记忆找到陈责我的家，但眼前的景象，没有丝毫记忆中的样子。司机问了路，先是寻到烟村，再问陈责我的家。本以为不好打听，这么大个村子，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。在进烟村的路口边有座桥，桥头有个小市集，一家店前的凉棚里，几个老人在打麻将。陈庚银让司机停车，他下去打听陈责我的家，不想老人们个个知道陈责我，知道他杀了人。见陈庚银似干部模样，就问陈庚银找陈责我什么事。

您老是陈责我的亲戚吗？

陈庚银说不是不是，受朋友之托来他家看看。打牌的都停下了手中的牌，说，您是陈责我的官司来的？您是市里的干部？陈庚银说，我像个干

部样子吗？老人说像，一看就像。陈庚银说，有干部出门坐出租车的么？老人说，你这叫微服私访！不论陈庚银怎样解释，村里人就认定了他是来微服私访的干部。硬拉了陈庚银坐下，他们都有话要对领导说。陈庚银就坐下，听人七嘴八舌说起陈责我来。说陈责我的家不用去啦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一家人都出门打工了，有个儿子在市一中读书，也不回家的，家门口都长了草。陈庚银就问陈责我村里再没有亲人么？有人就说至亲没有，叔伯亲戚倒有，也多在外打工。

这位领导，你说陈责我会被枪毙么？老人问。

陈庚银说这个不清楚，要看法院怎么判。

你是领导，能给法院说说么？陈责我是好人呢，打小就是好孩子，心软得很，杀鸡都未曾杀过，怎么就狠下心来杀人了？

还不是被逼的。你说他这样的人都杀人了，那得有多大的委屈。

我看陈责我死不了，要不领导怎么会下来微服私访呢？

一个老大爷，看上去是读过几年书的，说，要不我们写封请愿信，村里人都给摁上手印，求政府法外开恩，不要杀陈责我。

陈庚银的心里起了波澜。他想到依稀记忆中那个瘦小的学生陈责我。他想，也许，是要对外甥说一说，能保陈责我不死，就力保吧。正这样想着，一个老人压低了嗓音，说，这个领导，我还有一桩秘密。陈庚银问什么秘密。那老人说，我们村里人都晓得，陈责我这娃儿，是很会读书的，听说，当时他是考上了大学的，结果名额被别人给霸占去了。老人的话一出口，陈庚银的胳膊开始发抖，两条腿软得不行。他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糖含在嘴里。陈庚银有低血糖的毛病，平时饿过头了就爱犯，有时激动了，害怕了，突然受刺激了，都会犯低血糖。含了一块糖，缓过来了一点。说话的声音打颤，好不容易稳定了情绪。老人们说领导你这是怎么啦。陈庚银说老毛病，低血糖。就有人去倒了一杯开水给陈庚银喝。陈庚银见那开水杯黑乎乎的，沾满了一层油垢，接过放在一边，没有喝。说，无凭无据的事，可不能瞎传。老人就说凭据是没有，只是有人这样传言。陈庚银说，不信谣，不传谣。老人说是的是的。老人们的话题，就从陈庚银的身上，扯到了村里的化工厂，说化工厂开到了家门口，过去湖里的水能直接喝，现在连鱼都不长

了，让领导一定要过问。陈庚银听他们说，心里却是乱七八糟。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只说当年那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怎么村里有这样的传言？越发不安起来，问清了陈责我的家，一个老人说，说得再清楚你也是找不到的，我给你带路吧。陈庚银表示了感谢，请那老人上了车，在老人的带领下，去了陈责我的家。路虽不远，果然不好找，东拐西弯，到一个路口，车再没法走了。老人带陈庚银从小路走，路两边全是齐腰深的艾蒿，一人多高的苦竹，把路封得只有一点缝。走了足有二百米，才到陈责我的家门口。三间平房，屋顶已塌了，门前的稻场上长满黄芦苦竹，邻居家的一群鸡，扑楞楞乱蹿，然后发出惊恐的叫声。带路的老人说黄鼠狼都成精了。陈庚银在陈责我的家门口待了一会儿，到门前的走廊，从门缝和窗户里往里瞄，堂屋里乱七八糟堆了些农具，房间里只有一张床，积了厚厚的尘土，看来是久未住人。陈庚银说他家不是有个儿子在读书么，也不回来的？老人说，他儿子叫个陈一飞，在一中读书，放假就去他爹那里打短工，几年没见他们了。陈庚银心里说不出的苦涩与惶恐。离开烟村时，陈庚银想，若不是给外甥掉了包，现在，坐在大城市办公室里的该是这个陈责我，而家徒四壁外出打工的该是现在的法官陈责我了。

回城时一路无语，闭目坐在车上，脑子里想着的是现在该怎么办？是帮陈责我一把还是不帮。要帮，又该怎么帮，要不帮……哎！陈庚银长叹一声，要不帮，陈庚银想，也许就不该多此一举来烟村。眼不见，心不烦，也没这么多不安。但再一想，来还是有收获的，烟村人居然传言陈责我高考被人掉了包，是村里人的猜测，还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？若是猜测还好，若是听到风声，那风声又从何而来呢？他开始回想当年办事的经过，当年他是教务主任，他确信，在他之前，没有人看到过陈责我的录取通知书。问题出在什么环节呢？给外甥办假户籍证明时漏了风？那时户籍管理混乱，他只是求了在派出所的朋友就给办妥了，那朋友和他也是有交情的，而且拿了他的好处，断不会朝外说。何况，那朋友死了几年了，如今死无对证的。理不出头绪来，胡思乱想间，车进了城区，经过市一中门口，陈庚银想到了陈责我的儿子陈一飞，他下车，让司机走了，他去找现任的校长。现任校长也是他的学生，大学毕业后回校任教，在陈庚银一手栽培下，四十岁就坐到了本市第